

錦繡萬花谷

三十五



舊刊錦繡萬花谷

四十五冊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七

帝王符

鳳集梧桐



黃帝即位鳳乃止於帝東園集帝梧桐樹食帝竹實沒身不  
去韓詩外傳

得玉

虞舜耕於歷山得玉 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  
倦搜神記

天帝賜寶文

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剛  
神魚舞

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舞于河 漢書

赤光照室

光武南頓君初為濟陽令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其  
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 云云 望氣者蘇

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喟曰氣佳哉鬱 二葱蔥  
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 本紀

祝石不落

唐中宗為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  
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為樹枝勾掛至今尚存 獨異

二龍之符

高祖皇后竇氏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  
篤 六帖

黃旗紫蓋

吳志孫權傳陳紀曰黃旗紫蓋運在東南  
玉冊見長安

晉元帝永嘉初有玉冊見於長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  
其文曰長壽萬年

晉元帝紀

### 豐山突出

則天皇后武氏臨朝豐山有因震突出者太后以為美祥赦  
其縣更名慶山

### 石馬負圖

明帝青龍二年張掖郡邢丹縣金山玄川溢湧石馬負圖狀  
象靈龜立于川有石馬七麟在東鳳在西

魏氏春秋

### 天寶符

唐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間得寶符遂改元曰天寶

廣記

### 延喜玉

尚書璇璣珍曰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受  
德天賜之佩

### 瑞應山柴有文

瑞應山在台州舊經云隋義寧元年有二人於其上採柴中  
有文云大唐應運刺史陳華奏聞因名瑞應

### 木入南斗

唐乾符中木入南斗術士邊岡以為帝王之兆木在斗於文  
為朱而其應全忠也

諸集拾遺

### 願早生聖人

後唐明宗每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  
聖人是歲 太祖皇帝生于洛陽 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  
而孕生之夕光照室中胞如菡萏躡被金色三日不變及長  
天姿雄偉性沉厚有大度事周為殿前都點檢恭帝幼冲戎  
人入寇命太祖北征諸軍策為天子

### 遂寧佛現

徽宗初封遂寧郡王元符三年慧熙院忽覩佛像五次出現  
父老咸曰遂寧佛出世越三年 徽宗登寶位人咸謂遂寧  
佛現之祥應在今日本遂州因改爲遂寧府

識記 童謠附

當塗高

周舒字叔布學術於揚厚人有問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  
何也舒曰當塗高魏也

班蘭耳

吳中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開昌門出天子後孫權即帝位  
三國志

火酣酣

梁天監中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十復有  
四城北火酣酣後應同泰寺災三十八帝尅建鄴之年遇災  
歲實八十三四月十四日火災

三羊五馬

五代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後淮南荆南國  
祿應之

錦里遊

西蜀有尼造補鬢香油本州進之宮中謂之錦里遊乃幸蜀  
之識

止戈龍

上元初寇天師嘗言止戈龍意爲武后也 宣室志

石虎截頭

石虎山在長沙縣俗云能食廩粟昔長沙王吳芮時倉廩耗  
少截其頭童謠云長沙置市五穀生石虎截頭倉廩盈 湘中  
兩頭然

慕容熙起初立有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後爲慕容雲所滅雲本姓高父小字禿頭藁字上州下禾兩頭然則禾州盡乃高字

### 黃頭小人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後恭爲劉牢之所敗

### 烏縮肉

武帝平吳後江南謠曰烏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懦無斷烏縮肉者有所斥也

### 槃弧箕服

槃弧箕服實亡周宣王時童謠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執而殺之不知其應在褒姒運命論

### 六八而謀

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八十六伐紂七九六八言之倒也同上

### 荆筆楊板

初謠曰二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是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言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曰幾作驢也

### 不滿斗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 魚羊田斗

符堅初童謠曰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甲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甲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甲

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又為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 三公鋤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于寶白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 鼓隴胡

桓帝初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隴胡是時羌叛征役作鼓隴胡者不敢正言私咽語也

### 肥去肉

裴晉公討吳元濟至境上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之語解之曰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為已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為酉破賊之期其在已酉乎後果以是日入城宣室志

### 使虜胡

齊師至秣陵陳霸先擊敗敵其將帥蕭軌等四十八人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是時以賞俘酒者一人裁得一醉

### 牽流蘇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外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 太子



龍旂鸞旌

徐廣東宮頌曰禮樂承軒典冊授庭命服惟九龍旂鸞旌

少微

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官

撫軍監國

左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雙龍符

六典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左者進內右者付外

西池

徐爰釋問注曰西明內有太子池孫權子和所穿有土山臺

晉帝在儲宮所築故俗呼太子池或曰西池

有孫共為樂

燕王忠帝始為太子而忠生宴宮中俄而太宗臨幸詔宮臣曰朕始有孫欲共為樂

雞鳴戟

晉東宮舊事曰崇福門雞鳴戟十張

九旂四馬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

知金甌覆相名

元宗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意之誰乎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

本傳

問日遠近

晉明帝年數歲元帝指日問長安與日孰遠曰日遠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帝異之巳日大集賓客問之曰日近帝問之曰奉頭見日不見長安六帖

### 五勝

晉平公使叔齊聘周見太子晉與之言晉五勝之叔齊言五窮歸告公曰太子年十五臣不能與之言君其事之帝王紀

### 龍門迎還

唐武后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數請甚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六帖  
違意不顧家屬

肅宗數稱舒王賢李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屬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欲也唐史

### 博望苑

衛皇后生戾太子據及冠就宮上為起博望苑死使通賓客漢書  
至臺省膳

漢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 四友

孫登字子高權稱尊號為皇太子銓衡秀士以為賓友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碩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是為

四友 吳志

黃麾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鹵簿有黃麾

論墾田虛實

漢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詔下州郡檢覆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時明帝為東海公十一二在帳後言曰吏受郡勅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准詰問如明帝對范曄後漢書

。親王

燾土其茅

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漢則皇太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大社之土以所封云方東方受青土也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援之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尚書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則各割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入省宿止

清河王慶傳曰永元四年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 東觀漢記

御雲母輦

安平王孚假黃鉞前後羽葆建九旒駕駟馬御雲母輦

小舉手

長沙定王發景帝之子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哀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列第東都

讓皇帝憲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  
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

復道四十里

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大修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  
臺四十餘里

錢繚助國

東海王彊孫慎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  
萬元初中上繚萬疋以助國東觀漢記

爵比皇子

楚元王交高帝弟自文帝即位交李詩內事文帝尊寵元王  
子爵比皇子

築宮置館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孝士西京雜記

獻雅樂對三雍

河間獻王景帝子修孝好古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之宮應劭注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漢書

宴飲如家人

齊悼惠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宴獻太后前置孝皇以  
齊王為兄置上坐如家人禮漢書

置鐘簾

東海王彊得食五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絕與  
倫比置虎賁髦頭宮殿鐘簾之懸東觀漢記

宗室

帝宗千里駒

唐宗室高始為枝江丞荊州長史張東之曰帝宗千里駒

百孫院

唐玄宗諸子同為大宅分院居為十王宅又置百孫院於宮側宮人每院四百餘百孫院亦三四十人禁中置羅城庫以給諸王月俸 六帖

宗老

梁蕭琛為侍中武帝呼為宗老

玉林皆寶

天族多奇玉林皆寶 慕容超傳

豈為仕進資

舒王元名高宗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為仕進資耶

宗室標的

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宗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欲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畧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史贊

龍種與常人殊

杜甫哀王孫詩高帝子孫及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皇戚

同輿同案同席

馮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及特蒙親待尚高祖妹樂安公主高祖寵誕同輿而出同校而食同席而坐卧

一公兩侯二公主

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子子固尚溫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二公主 漢書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七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八

皇后

神光照室

竇后少小頭禿不為家人所齒遇七夕日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出乃有神光照室為后瑞后傳

黃氣滿室

宋皇后以漢延熹二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推之以問卜者卜者曰此吉祥也魏書

玉衣覆上

甄后少時家中髮髻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常共怪之魏志

玄雲入戶

易坤靈圖曰其母萌之玄雲入戶蛟龍守門鄭玄注曰謂慶天皇之女天帝以玄雲覆衛

曾沙膺慶

謝玄暉齊敬皇后策文曰曾沙膺慶注春秋時沙鹿山崩晉文占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漢元后之宗正居其地年數後與之相符

女中王

魏文帝鄭皇后少而父奇之曰此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為字月中聚雪

蜀先主置甘后於白銷帳中望之如月中聚雪時河南獻玉人長三尺夕則擁后而玩玉人

方口美髮

明德馬皇后傳曰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陳勸漢記

金根玉輅

太后太皇太后皇后法駕六御金根車玉輅輿輿服志

玳瑁簪

皇后太后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為花勝左右各一橫簪是續漢書

五色玉環

趙皇后女弟上五色玉環西京雜記

幸蘭館

王莽傳元后厭居深宮中王莽欲市其歡令太后四時巡四郊春幸蘭館注上林蚕所也

西京七族

西京七族皆后黨呂實衛主官霍許王庾亮表

東京六姓

東京六姓亦后黨鄧馬竇閻梁何是為六姓庾亮表

武后詔開花

卓異記天授二年獵御相詐稱上苑花開則天宣詔曰明朝

遊上苑火急報花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皆發

言天下事不對

太宗長孫皇后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

檢左右抑宗族

孝和鄧后性謙慎兄弟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內檢左右

外抑宗族續漢書

不觀戲馬

文昭甄皇后自少至長不存戲弄八歲外有立騎戲馬者家人諸姊妹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妹問之荅云且女人之所觀也魏志

不尚華麗

武宣卞皇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魏書

武宣卞皇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魏書

脂澤田

安帝九年右丞張項議琅邪及湖孰界有皇后脂澤田四十頃請以借貧人

晉氏要事

萬年蛤

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絕美艷帝以蛤賜趙后珠賜婕妤

趙后外傳

詩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形孚万邦內訓崇宮闈皇英垂帝則大雅詠三妃含章躬柔順率礼蹈謙祗螽斯弘慈惠摻木逮幽微微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貴榮參日月舉世仰餘輝

張華

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垂覆載日月耀重光

言安可忘

晉成公

公主

紫袍玉帶歌舞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棄之夷乃真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麗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故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

六帖

宰相出門下

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

同上

陳人間利病

和正公主代宗立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鄉納有子寡不復嫁

万壽公主下嫁鄭顥主每進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鄙夫家



無忤時事又曰太平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王祇畏爭爲喜事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公有子而寡不得復嫁起祠堂于墓

李吉甫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陽東平王蒼倉以爲不可故非禮之奉人君所謹請裁制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

### 取門閥者配

帝曰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謹擇其人江右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 平地生公府

張果帝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

### 光艷動天下

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艷動天下侯王柄臣皆出其門嘗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貨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邪封官

### 就第放赦

安樂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放赦

壽陽粧

舊史傳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簾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粧宋書

追封立廟

鄧晨初娶光武姊元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姊亡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感悼姊歿於亂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於縣西漢書

為子求郎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漢書

詩

別業臨青甸鳴鸞降紫霄長筵駕鸞集仙館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煙含北渚遙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鏹李適沁園東郭外襄駕一遊盤水樹宜時陟山林向晚看席臨大女貴林接

近臣觀聖藻懸辰象微臣切仰觀崔實鳳樓紆睿幸龍舸暢

宸襟歌舞平陽第園亭沁水林山花忝聖酒澗竹繞薰琴願

奉瑤池駕千春侍德音李適紫禁乘雷動青門訪水嬉上台

鱣字慶仙女鳳樓期合宴縉紳蒲承恩雨露滋北辰還捧日

東館幸逢時李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地出

東郊迴日馭城臨南斗慶雲車風泉韻遶幽林竹雨霰光搖

雜樹花已慶時來千億壽還言日暮九重賒同上鳳戾冷蕭

曲鸞聞念掌珍羌庭遙築館廟乘重相親星轉天河夕花移

海樹春聖情悽迭遠留蹕望行塵徐彦伯

太子妃

金璽瑜佩

皇太子妃金璽龜鈿纁朱綬佩瑜玉沈約宋書

雀鈿

太子納妃有同心雀鈿一具

四望車

皇太子納妃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張敞晉東宮舊事

畫堂

元帝為太子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大家女子可以娛侍太子王禁女政君預焉使侍者送入太子宫見於景殿得御幸有身立為太子妃生子於甲觀畫堂子即成帝也畫堂太子宫中之堂

五可五不可

武帝娶楊后生惠帝初為太子謀婚久不決上欲娶衛瑾女楊后欲娶賈充女充妻郭酷妬宿著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女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女種妬而少子醜惡而短黑郭氏使輸物楊后遂成納賈妃後亂晉

國晉書

詩

帝子威儀絕諸妃禮慶優疊鼓陪仙觀凝笳翼畫舟鬱鬱細香蕃奕奕彩雲浮排空列錦蜀騰觀溢皇州金闈未息火玉樹鍾天愛月路飾還裝星律動歸佩紫極流宸渥清規侍慈誨恩波洽九流光輝軼千載列席照親賢式宴坐神仙聖文飛聖筆天樂奏鈞天曲池涵瑞景文字孕祥煙小臣同百獸率舞悅堯年

胡元範喻佩升青殿穠華降紫微還如桃李發更似鳳凰飛金屋貞離象瑤臺起婺徽綵纓分碧坐續羽泛

綸衣雲路移彤輦天津轉明鏡仙珠照乘歸寶月重輪映望園嘉宴洽主第懽娛盛絲竹揚帝董簪裾奉宸慶晴雲靄曉

光湛露晞朝陽天文天景麗睿藻睿詞芳玉庭獻秋色銀宮

生夕涼太平超遠古萬壽樂無疆

裴守真

妃嬪

飛燕輕鳳

唐寶曆三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脩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無汗體上琢玉芙蓉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態艷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也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九嬪掌婦學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時御叙于王所

天極後四星

中宮天極星後有四星其一為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史記簡選取長白

武帝秦始皇中大採擇公卿子女以充六宮使楊后簡選后皆不取端正妙好唯取長白晉書

銀印瓊珮

晉服制曰婕妤銀印青綬佩采瓊玉

雀釵

晉起居注曰有司今月九日當拜鄭夫人一右婕妤案儀注應服雀釵桂襪

象篋

武帝以象牙為篋賜李夫人西京雜記

金環

戚夫人以百鍊金為瓠環照見指上骨上惡之以賜伴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枝西京雜記

玉簪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為西京雜記

### 當熊

孝元馮昭儀初為婕妤上幸虎圈聞獸熊突出圈攀檻欲上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何故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漢書

### 蝶幸

明皇春時使後宮各插花親放蝴蝶隨蝶所止幸之謂之蝶幸天寶遺事

### 貴妃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挑紅也天寶遺事

### 貴妃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貴馬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 詩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元宗元宗涼殿初生露滿天木犀花發月初圓君王少御珊瑚枕多就宮人玉臂眠南岳巧畫蛾眉獨出羣當時人道便乘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落日黃昏空掩門羅隱自是三千第一名內家叢裏獨分明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冰盤弄化生薛叅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攔干徐仲雨入珠簾滿殿涼避風新出石盆湯內人恐要秋衣看不住熏籠換好香王建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八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九

宰相

賜筋表卿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筋賜璟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筋以表卿直也開元遺事

朝野相賀

楊綰父積公輔之望及拜相詔出朝野相賀

清白宰相

慶曆中杜衍為相苞苴貨殖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

風流宰相

王儉曰江南風流宰相惟有謝安南史

朝廷有人

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請以詔書責之真宗

問王旦曰請勅有列具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

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言行錄

真宰相言

薛簡肅公天禧中為江淮發運使辭文正公公無他語但云

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語人曰真宰相之言也湘山野錄

安排宰相

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公云雪壓喬林凍欲

摧始知天意欲春回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

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後果然古今詩話

不收恩避怨

王沂公曾為入方正持重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

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大臣執政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

歎服以為名言

不呼名

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呼名呂端等再拜懇請帝曰公等  
顧命元老朕何敢比先帝乎事實

提一筆福蒼生

劉夢得送令狐相詩云終當提一筆再入福蒼生

黃閣

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

見管夷吾

晉王導為丞相旦暮見導極談世事還謂周顛曰向見管夷  
吾無復憂矣晉史

八柱承天

張說撰姚崇神道碑云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享  
毒之功成明皇雜說

玉堂宸翰

鄭畋為學士聞蹕聲出迎帝已升玉堂取按上紙書云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畋拜謝帝笑曰朕戲耳畋曰唐叔剪桐周公  
以天子亡戲言况陛下宸翰焉可為戲帝不得已相之紀異錄

花押

宰相判四方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  
不營產

太祖謂侍臣曰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  
稱累朝宰輔以為循規矩惜名器無出質之右者言行錄

大事不糊塗

太宗欲相正惠公或曰呂端為人糊塗讀為鶴突帝曰端小  
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言行錄

撫夷夏和陰陽

淳化五年上謂呂蒙正曰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此宰相之職也職源

引燭焚詔

李沆為相 真宗嘗夜遣使持詔問欲以某氏為貴妃公對使者引燭焚詔書但道沆以為不可議遂寢言行錄

知大體

前漢丙吉問牛喘或譏之吉曰宰相不親小事調和陰陽職當憂掾吏以吉為知大體本傳

先遠業後小數

後漢中興以後居台相摠持權衡者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而後小數乎故伏湛造次急於鄉射之禮侯霸入朝先奏寬大之令伯傳

柱石臣

前漢丞相王商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詘節元后傳

模稜手

唐蘇味道模稜持兩端故世號模稜手

安得一奇士

唐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張柬之傳

堂老

宰相相呼故曰堂老國史補

亡匕箸削寒溫

李德裕在相位不以顏色假人南遷或作詩嘲之目視百僚亡匕箸氣吞同列削寒溫雜記

朕之裴度

慶曆中貝州王則反明鎬師久無功參政文彥博請行上欣



然委之凱旋除平章事及見上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

留取麻鞋

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為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鞋着及袞視事不浹旬果拜南部新書

三日拂塵

劉慶德賀牛奇章拜相云待公三日拂塵埃雲溪友誼

詩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衍漢臣須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逢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鼎新章賢初相漢鮑叔已歸秦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摺紳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杜甫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劔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携諸吏上

崢嶸韓退之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園林窮勝事鍾鼓樂

清時同上綠松窻對鳳池開履迹衣香徧上王廷有官

居鼎鼎無地起樓臺魏野御爐煙滿袖丞相出朝時韋賢須

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麟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

水漫通神薛逢玉鼎昇黃閣金章謁紫宸任希古

參政

押麻

淳熙玉堂雜記凡鎖院文臣職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以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政一員麻卷自內閣內啓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措笏叉手大聲摘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立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聽訖到閣內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初即令及冊后之類則宰執文武百僚俱入

下水相一等

參政薛居正拜相制預大政於萬幾下水相之一等賈錄又  
揚億代表云副師尹之具瞻下水相之一等

通知三省政事

官制舊典云近詔復置參知政事一員通知三省政事

節度除不降麻

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召為參政中書以當降麻盛文  
肅為孝士以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其銜之倦游錄

善人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多遜知政事諸昉於上前人有言於昉  
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敗昉知政事上言及盧事昉頗採  
解之上因言盧多遜尋常毀卿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  
重昉自為善人事實

薦人皆知名

唐杜淹參預朝政所薦四十人後皆知名

魚頭公

魯宗道為參政忠鯁自任時人謂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骰子選

丁謂作參政揚文公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國老閑談

風範端凝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自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俄  
拜參知政事

退思巖

魯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巖前

詩

雍容陪大政密勿贊洪鈞 在朝但覺民瞻聳參政從知國

勢高爪圃政事資參決樞機賴典司德夫顯奉宸綸寵參陪  
國論公

樞府

武事任樞密

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宰相自此失職我

開南廳

常事密院自行至涉邊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家塾記

置院中書西

國初循唐制即中書之北置樞密院元豐改制遂變於中書  
之西續會要

賜乘險二字

夏竦為平章事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隸乘險二字  
以賜之初竦得二字憂懼既而又賜文行忠信四事以勉之

竦方釋然職源

賜軍戒二篇

國朝興國八年王顯充樞密使上召謂曰卿代非儒門少罹  
兵亂必寡於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羣書  
命左右取軍戒二篇賜之曰讀此亦可免於面墻矣分紀

用宣及頭子

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行下者  
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  
用宣及頭子家塾廣記

得人

王德用 仁宗朝拜入樞府是時富弼借契丹使來德用伴  
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為相可謂得人矣職源

帳中召問計

後唐時魏州陷於梁澶淵之間寇盜日至民流地削軍殊不給莊宗計無所出郭崇韜時為樞密使莊宗獨卧帳中召崇韜問計五代史

行東院印

後唐樞密使凡東西院二員國朝亦有東院西院但行東院印會要

尚書

賜劍因名表意

漢章帝賜尚書劍一手署姓名韓凌淵深有謀故得龍泉郅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文劍陳寵敦朴有善於內不見於外故得鍛成劍皆因名而表意東觀漢記

八座比文昌

劉洎疏曰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

舉扇一揮

梁蕭子顯為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凡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切恨之

李下無蹊徑

李義王丘崔沔掌吏部皆獲當時之譽時人為之語曰李下無蹊徑職源

山公啓事

晉山濤為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有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本傳

內宰相

王琚佐明皇平內難為戶部尚書帝於琚眷委特異號內宰相本傳

早拜

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或拜官在日午後景歷拜日適乘輿幸元武觀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南史

### 從獵洛陽

唐儉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鎧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帝為罷獵

### 清哉尚書

鍾離意為尚書詔以贓物賜百官意得珠玉獨委地不拜曰此贓汙之物臣不敢受命曰清哉尚書以庫錢二十萬賜之本傳

### 乘欸段馬

唐李懷遠除兵部尚書雖久居榮位彌尚簡率乘欸段馬且盧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暇別求聞者嘆服

### 我床非闍人坐

羊侃為都官尚書官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床非闍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梁書

### 談風月

徐勉為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通鑑

### 不能書紙尾紙尾

蔡廓為吏部尚書因傳隆問傳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以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書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南史

### 麟之口光庭手

唐裴光庭為吏部尚書以門下主事王麟之為心腹每麟之  
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本傳

侍郎

衣冠華選

燕公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華選自非履歷清要望  
實具美者無以居之職源

判朱紱卧拜

韋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氈展  
慶會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卧拜時推其強直

嘲屏墻濶賢路

唐溫彥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  
解嘲謔彥博即令嘲屏墻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  
兀當廳坐幾許濶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擬技公筋

何止傷膊博歎而與官唐新語

前裴馬後盧李

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為吏部最為稱職及是盧從愿李朝隱  
同時典選時稱四吏部前有裴馬後有盧李分紀

左戶

唐戶部侍郎有二負判使案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  
舉華重為申此選崔羣既相孟簡代之職源

重於宰相

唐韋純字貴之為禮部侍郎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  
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  
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本傳

兒郎有家風

唐太宗以楊洪禮有文武材擢為兵部侍郎入掌機務出統

衆攻戰太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朕得其人

刑部侍郎唐太宗今執政妙擇其人奏皆不可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反狀未具此言當矣遂授之唐書

白雲之司

裴復除制云俾試白雲之司以黃帝時秋官爲白雲也

不可任丞郎

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遷工部侍郎連典數郡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郢州團練使筆談

進官物結私恩

唐李絳爲戶部侍郎憲宗問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絳曰臣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餘若以爲獻是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本傳

私書盈几不省

孔緯字化文歷戶部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遷曹動循格令權要有所託私書盈几不省

瑞柳

呂渭字君載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以爲善本傳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九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

御史

銅印黃綬

前漢百官表其治書者銅印黃綬後改為持書

栢寺蘭臺

栢寺圖書之府蘭臺章奏之庭踰鮑宣之再入類胡廣之三

登類要

鷺羽車

舊制御史以鷺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魚象御史察隱微之罪

松廳

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首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謝話錄

處南臺天下肅然

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述道為尚書左丞謂之

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通典注

拗項橋

唐尚書省東西隅有小橋相承曰拗項橋言侍御中丞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望南宮也筆錄

出入天禁

李嶠上疏曰御史得出入天禁

不吐剛茹柔

薛暹為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如柔谷永疏

呈身御史

韋澳字子斐方靜寡慾不肯見高元裕云恐無呈身御史

四其御史

唐郭弘霸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召見弘霸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方悅



拜為左臺侍御史時號為四其御史

鐵肝御史

四朝國史劉述傳劉顛為御史言事貶蘇軾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

言事不白中丞

歸田錄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戰源

各自彈事

唐蕭至忠劾宰相蘇味道贓污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至忠曰御史人君之耳目比有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關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憚其剛正

本傳

弄印無如趙槩

仁宗嘗言臺諫官須重厚知治體者方可用中丞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為之朕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及趙槩為中丞事不該理鮮者不言故上重之

為官豈待情願

御史中丞巨範舉陽嶠為御史嶠不樂搏擊之任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願遂引為左臺侍御史

龍墀彈奏

舊制入閣御史一員在龍墀邊祇候彈奏公事

寫彈文帝貴

江文蔚常為御史中丞危言激論權右振竦朝野宣騰傳為彈文為之帝貴

墓誌

詩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二軍論事多引納陛前  
虎士羅千將李白驚鳥得秋氣法星懸火旻聖朝寰宇靜所  
至不埋輪劉禹錫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  
點亂宮鴉柳子厚侍中乃弭貂御史則冠豸山谷

諫官

切問近對

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晉書

願寄名雷霆下

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等以危言忤  
旨初執易草疏示登登愕然曰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足下  
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欣署共奏無所顧忌人稱重之源

置諫院

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門下省為諫院

徙舊省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唐史

諫垣之長專言責

元豐正名左右散騎常侍各一人既闕不除後左右諫議大  
夫遂為諫垣之長專言責焉職畧

魯直

天禧二年右正言魯宗道多所論列上頗厭其數宗道因對  
自訟上慰諭良久他日念之因題殿壁曰魯直長編

對客問

曾誕與右正言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誕三與浩書勸使力  
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諫立劉后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  
問一篇以譏之識者比韓愈諫臣論四朝國史

月請諫紙

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日上封白居易與元稹書僕身為

諫官月請諫紙詩云月請諫紙二百張

不許諫官入閣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舉行也及入司政事孫莘老李公擇遂請舉行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呂氏家塾記

與龍逢遊地下

孫伏迦自萬年主簿諫太宗怒特斷之伏迦曰臣寧與龍逢遊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卿如是朕何憂乃拜諫議

側門論事

代宗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司不得輒有停滯如從側門論事亦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實錄

日赴內朝

慶曆三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會要

詩

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巨鵬寒始急天馬老能行杜甫苦

節酬知己清吟去掖垣宋長文諫省新登正直臣萬方驚喜

擇絲綸則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南畝人劉禹錫避人焚

諫草騎馬欲雞棲杜甫判事有花皆可錄諫書無草豈求名

南嶽

給事中

小門下

齊世呼侍中為門下給事黃門為小門下雞距集

黃門要地

唐德宗以王緯為給事中稱為黃門要地

執詞頭謁宰相

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刺史命高草詔高執詞頭以謁宰相曰杞作相矯詔若更授之大郡恐失天下望宰相不悅命舍人草之高執之不下乃復奏論之職官分紀

封還詔書

崔植為給事中皇甫鏞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詔書本傳

臚傳詔旨

齊映為人白晳長大言音鴻爽帝令侍左右或馬前臚傳詔旨

詩

禁裏踈鍾官舍曉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佩趨金殿夕奏天書拜瑣闈王淮兩省推丹地東曹拜瑣闈惠移雙管筆恩降五時衣沈佺期曉日千門啓初春八舍歸贈蘭闈伯昔談樹隱芳菲同上再入青瑣闈忝官誠自非拚鹿豕驚物在開戶侶僧歸積草漸無徑殘花尤洒衣禁垣偏近日行坐是恩輝薛存誠

翰苑

禁中頗牧

畢誠為翰林學士党項羌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誠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誠守河西本傳

朱衣雙引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職源

作詔賜宮錦

封敕為翰林學士武宗使作詔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射痛在朕躬帝賜以宮錦本傳

蠟淚濡帟

柳公權嘗夜召對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燭液濡帟繼之本傳  
七寶床賜食

李白序云明皇下詔召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  
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

一夕草五制

真宗時為翰林學士一夕草除將相五制職源

山池曲宴

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每公卿出鎮  
賦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正觀風職源

賜金印

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翰林志

江南文士

開寶二年李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

鉉且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退朝錄

聚廳分草

郊裡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分草之續志

試五題

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  
皆試麻制各番書批劄各一通詩賦各一首號曰五題續通

斷腕不草麻

宰相韋貽範母喪初選位韓偓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帖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  
敕宮嬪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天寶遺事

擡步輦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

侍御者擢步鞞召學士來時元崇為翰林學士中外榮之遺事

### 禁中草詔

吳通元與弟通微踵召為翰林學士並知制誥元帝有撰述非通元筆未嘗慊與陸贄並位贄自恃勁直屢短通元於帝前建言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本傳

### 大手筆

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召為翰林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之大手筆多召德裕草之

### 自綠衣賜紫

唐莊宗即位除馮道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本傳

### 措大索事分

陶穀為學士嘗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至詔見上將前見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出

### 言詩

唐德宗善為文尤長於篇詠每與學士言詩夜分不寐

### 金馬直廬

太祖鼎新大壯敞金馬之直廬續資治通鑑長編遺事

### 詩

翰林通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杜甫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二殿去碑向百蠻開同上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東坡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官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

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同上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李白日上花磚簾捲後柳遮鈴索  
雨晴初鏡若水銀臺直北金鑾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對松  
篁聽刻漏更無塵土翳虛空綠香射齒冰盤菓清冷侵肌水  
殿風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韓滉古木陰森白  
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墀  
王鈞臣死花似雪同隨輦宮月如眉伴直廬白居易詔出芝  
泥封去潤朝迴蓮燭賜來香揚徽之

中書舍人

七字舍人

呂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推許然喜自貴重見賓客不及  
數言時號曰七字舍人云四朝國史

犀帶佩魚

霍端友為中書舍人故事唯服黑角犀帶帝顧見之曰給事  
舍人等耳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四朝國史

父子演誥

唐玄宗謂中書舍人賈至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  
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

鳳閣舍人樣

徐堅少好學左庶子王方慶賞其文章典寶常稱曰掌綸誥  
之選也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

文士之極

永淳已來天下文章最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惟中書  
舍人為文士之極仕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通典

鳳閣王家

唐王易從昆弟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號鳳閣王家

王言不藏私家

高郢為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何焚之對曰王言不可藏私家本傳

詩

書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居東省會見  
夔龍集鳳池杜甫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多時侍臣  
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逢 獻納同在雨露邊地分清  
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箭追趨青  
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同上西掖重雲關禁署北山疎雨點朝衣千門柳色連青瑣  
二殿花香入紫微岑參分班曉入翔鸞閣直舍旁連浴鳳池

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張說

知制誥

秉小笏

翰林學士楊偉秉小笏一日除知制誥中書進擬上問曰得非秉小笏者乎

有爭臣風采

柳公權為中書舍人文宗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爭臣風采也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制誥本傳以制誥為贊卷

丁文簡公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為贊卷既而復自笑曰是不揆也然其後為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亦見其所存者素矣東齋記事

宮中呼為才子

穆宗在東宮有妃嬪左右誦元稹詩宮中呼為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遇稹謫官江陵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百篇奏御



穆宗大悅問積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官即日轉祠部郎中  
知制誥

獻皇極箴

治平元年祖無擇知制誥獻皇極箴詔將乞事實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





